

龙京才 ● 著

非女

非女 非女

一个性变异者坎坷传奇的一生

非女 一个性变异者坎坷传奇的一生

FEI NU YIGEXINGBIANYIZHEKANKEHUANGDIDESHENG

非女

一个性变异者坎坷传奇的一生



西民族出版社

FEI NU

非 女

——一个性变异者坎坷传奇的一生

龙京才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女:一个性变异者坎坷的传奇一生/龙京才著.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2.10
ISBN 7-5363-4256-X

I. 非...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118 号

非 女

——一个性变异者坎坷的传奇一生

龙京才 著

责任编辑	张丹竹
责任校对	覃 淮
封面设计	玉荣奖
整体设计	张丹竹
责任印制	姜为民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地址:南宁市桂春路3号 邮编:530021)
印 刷	广西教育考试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册

ISBN 7-5363-4256-X/I·1032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为弱势群体的呼唤(代序)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因为小说本身就是虚构的。但不能忽略的是,小说的细节越是贴近生活就越能反映作者创作的真正意图。

我有许多生理变异甚至残疾的朋友,如身高不足一米的公路大桥守护员、满肚子奇才的体态变异者、下肢完全瘫痪而在文坛歌坛不断闪光者等。他们有些是从娘胎出来就生理变异的,有些是后天因某些疾病或特别变化造成的。这都是不公平的老天爷强加给他们的灾难,是他们不情愿但又无法抗拒的。

在与这些朋友的交流和接触中,我感到他们的智力由于其他方面缺陷而被开发得出奇的好,再由于他们自知身体的某些不足而锻炼出勇于吃苦的韧性,他们的成功往往要比正常人付出十倍百倍甚至更多的努力,但他们对于老天爷强加给他们的这种命运却很少抱怨。他们有着要像正常人那样生活的强烈愿望,热切希望人们对他们多些理解和体谅。

然而事实往往不是这样,特别是在那个人的个性受到严重压抑、人权受到严重损害的年代里,体谅和理解对于他们这个群体来说简直是奢侈的要求。他们因而锻炼出某种令人悲哀的韧性和宽容。

我没有别的能耐,只想用这支笨拙的笔塑造一个龚苟这样的虚构人物,希望能通过龚苟这样一个有个性的主人公,将这个群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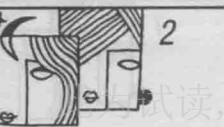
一些生活串成一个故事,让更多的人走入他们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对于社会、个人的认识,了解他们对于爱情、婚姻、家庭的理解。

我还想,如果改革开放的时代提前几十年到来,像今天这样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性别或男或女的话,书中主人公龚苟在身体出现性征象异变的情况下,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做一个完美的女人,大可不必为自己设那么多抑制自己身体变异的障碍,承受那么大的从肌肤到心理的痛苦,并且被劈头盖脑向他砸来的种种社会舆论压在底层。主人公到底还是生活在那个封闭且很少有个人自由的病态社会里,在扭曲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观察的视角自然也是扭曲的,他不但要承受由于自身身体变异带来的痛苦,还要承受社会的不能包容的歧视对他的身心所造成的伤害。在那个动乱年代里,人们常常遭到从人格到身体的严重摧残,演化出那么多让人流着泪去笑的故事。

尽管社会丑陋面和人的丑陋意识给了这个群体太多的伤害,但当你真正走入他们的世界后,你依然会感觉到他们一样有着崇高的理想,一样有着追求幸福的强烈愿望。他们的爱情一样充满着诗情画意,他们的家庭一样温馨和谐。应该说,他们不仅是一个可爱而自有尊严的群体,也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重的群体,他们有着许许多多值得人们学习的高尚品德。他们不仅仅需要怜悯、同情和帮助,他们更需要的是理解和不被歧视地进入正常人的生活中。这便是我写这本书的真正意图。

作者

2002年7月20日





第一章

龚苟又老又丑，老得像一株枯裂的槐树，丑得像一堆被屎螳螂翻乱的牛屎。王巧芝水灵美丽，水灵得像棵才冒头的嫩葱，美丽得像一朵刚绽开的鲜花。

谁敢相信圣洁而令人神往的爱情居然会在他们之间萌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为举办个人画展，龚苟回贝州取藏画来了。当她得意洋洋地挽着娇嫩的王巧芝大街小巷满贝州城转悠时，那一老一少依偎爱恋的样子，由不得你不相信。

龚苟由于生理变性，早已奇闻满城丑怪彰世。此次露面膀挽娇娘，众人哗然，消息风卷，昔日那些不敢正眼看他丑容的汉子，那些听说龚苟一来便如躲虎狼的姑娘，那些稍不听话父母便说“龚苟来了”一时吓得屁滚尿流做恶梦的孩子，似乎全都忘了以前的恐惧，空巷而出追逐围观，如同追睹哈雷慧星。

龚苟远出广州以画发迹人们早有耳闻，如今风烛残年竟获美人爱慕，故里人前自是荣耀，他本来就是喜欢张扬的人。尽管挽在胳膊上的美人面冷如霜不声不响，他却似乎用不着考虑她乐意不乐意，只要遇上熟悉的人，总抑制不住心中喜悦，将羞于见人的美人往前一推，高声介绍：“这是王巧芝小姐，芳龄二十八，秦皇岛人士，大学本科新闻系，老朽的未婚妻。”老朽不老朽，贝州人皆知，实际年高近八十。他在广州自称八十五，反正髦耄之年无人疑，最后总忘不了



补上一句：“老夫配嫩妻，老朽可算得上古往今来排老二呢！”如同世界大赛夺金争银。

让人不解的是，从来只争第一不甘落第二的龚苟，居然一改昔日争强好胜秉性甘居榜眼。

熟人不免要问：“你居第二，谁居第一？”

龚苟答道：“当然是齐白石，他九十好几才娶二八女。”

这大概是指齐白石老人与鬼城丰都姑娘胡宝珠的姻缘之事，那真算得上老夫嫩妻恋如胶的典范，特别是胡宝珠对于白石老人后半生艺术创作的贡献，更是人们传颂的佳话，“白石素描凤凰飞，宝珠精绣白鹿跃”、“白石画中华瑰宝，宝珠贤助齐度法”……，连篇颂词早已铭刻人心。事实上，白石九十几已作古，岂有作古还娶妻！不知已是画界名流的龚苟是真不知还是装糊涂，也许他虽有好胜秉性却还无超一代宗师的狂妄吧。画作如此，娶妻之事也如此。

龚苟和王巧芝一过，卷起议论纷纷扬扬。从龚苟的为人直议到他们被子里的事。

“死老鬼，儿孙满堂还做缺德事。”

“嫩鲜水灵的姑娘叫这丑怪糟踏了，日后还怎么见人！”

“谁家女儿这般贱，图钱图名也不该图到这丑陋无比的老鬼身上啊！”

“嘿嘿，水灵灵的姑娘躺在这丑老头身旁该是什么样？”

“龚苟到底还行不行，别叫人家姑娘欲火烧起没法灭，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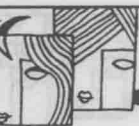
“这有什么关系，太监不也是满堂妻妾，摆设装门面嘛！”

“是啊，有个嫩妻伴着就行了，手上有感觉不也挺好的嘛！”

“难说，别人七八十没能耐，龚苟能从一个男人变成女人样，能把一张俊脸变成铜盆大，难道不能变得有能耐？”

“这种说法有可能，据说他那铜盆大脸皮下储积下来的全是雄性激素，兴许有个姑娘来耗一耗，大头能恢复原来的俊模样呢！”

“四十多年没跟女人睡，精力全存在这张脸上了，用一点耗一点，亏你想得出来，我怀疑他还是不是男人呢……”



“是啊，都说他两个老婆就是因为他变成女人才走的，他怎么会四十多年后又雄风再起？不可能的事。”

“再不可能的事对于龚苟也有可能，五更鸡（双性人）白天是女人晚上还能变成男人，谁保他不再把自己调配成个双性人呢！”

.....

俗语有“吃在广州，死在贝州”之说，吃固然让人有十分甜美的感觉，而死亡不免总给人以恐怖之感，尽管贝州棺材不但大而且造型美，愿意早早使用它的人是没有的。而龚苟曾向人自我介绍，他就是贝州棺材和广州美食的结合体，他丑在贝州而美在广州。真不知道说的是他的名声还是他的画。丑形人在人们眼里的感觉基本是一致的，他也不例外。

据他自己讲，他到如今还无法单独上饭店吃饭，饭店的人不让他进去，怕他的样子吓跑了客人。偶尔求得街边小食店一碗米粉，总要比别人多交两块钱。初时他不明白是何道理，当看到人家将他使用过的碗“叭”一声摔碎在地上时，他明白了。但他不惊不气。这辈子他经受的侮辱何止这些？他会下次再来，直到别人用鞭子将他赶出门去。他初到广州时也无法乘巴士，司乘人员见到他这副模样，死也不肯停车开门。有一次在三元里站，他拦住一辆巴士大骂一通，可人家还是没让他上车。

这次回来，他向人讲了一个发生在三元里立交桥下的小故事：

说是一个夏天的深夜，他穿了一条雪白的连衣裙在三元里立交桥下散步——自从身体女性化后他就喜欢这样打扮，凡少女间流行什么时装他就穿什么，流行什么香水他就喷什么！因为如今的他已经很有钱，他的一幅三尺风竹画被人叫价高达数万元。夏日是女性展示风姿的最好时节，龚苟揣着一颗永远不老的少女之心，不倦地去展示自己认为很女性化的身段，他几乎每个晚上都要穿上时髦衣裙在住地附近转一圈。当然，白天和节日之夜他是不会盛装出门的，他讨厌侮辱性的围观，所以往往选择在深夜出行。他不在乎没人欣赏，他很善于自我欣赏。



这天深夜，他走过立交桥下的深处，竟然招来一个欲火焚身的尾随者，误将他当成了暗娼。

“喂，搵(找)耍？”那人捅了他一下腋窝说。

龚苟没有答话也没有回头，扭身躲开他，那家伙不知好歹，像一条饿狼般忽而左忽而右地调戏他。他扭头拍开那不规矩伸过来的手，尽可能地将那张他自己也认为不能见人的脸扭开。可那家伙硬是不死心，急步向前正面拦住龚苟，想一下将他抱进怀里，岂知抬头一看，“哇”一声惨叫，扭头狂跑。

“我怕他会吓死，他肯定会吓死的，他以为真的碰上了恶鬼。”每每说到此时，他总是十分歉疚地说，“我实在无心吓人，也不想恶作剧，实在是管不了这颗心。”

自从那次把人吓了，他不再深夜独自出门，而将那张脸深深地收藏起来。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面孔啊！像倒置着的一个放大了的深秋酸柚，长斜了，青黄的粗皮上满是不规则的斑疤，尸蜡色的沉积脂肪足有三四公分厚贴在脸上，却只贴到嘴上就断开，在脸颊上凸出两团惨白的大瘤球，将尖削的下巴深深埋在瘤里。他那比常人宽两倍的巨额下仿佛没有眼睛，只有细心人才能从那把扫帚似的粗眉下发现两个花生粒般大小的小圆孔，这是他不间断地用只涂眼药膏的小石杵捅出来的，他的眼球就深深地藏在小圆孔里面，艰难地从深洞里往外搜索光亮。只要半小时不用石杵捅眼，那三四公分厚的脂肪很快会盖下来，粗眉下又变成连小洞也没有的脂肪层。这张脸实在难以描绘，若是有人想了解得更形象，可用四分公厚带厚皮的猪肉往脸上贴，只需贴到鼻端，再在上面用粗墨扫两撇成眉毛，眉毛下没有眼睛，也没有睫缝，这就有些接近了。但还不能算像，因为形稍近而神相悖，他的神态活人装不像死人又不太像。

尸蜡般厚厚的脂肪层将他的面部皮肤极限绷紧，因此他的脸上找不到一丝皱纹，人类丰富的面部表情在这张脸上完全消失了。在这张脸上你无法读出喜怒哀乐。



他留着两尺多长的头发,染过,黑得发亮。只有从来不及染的发脚看,才能发觉这头发本来是花白的,八十岁的老人头发不疏不脱只是花白也够让人羡慕的。他的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扎一个少女型的扫把尾,在头顶上别一个耀眼的喷洒过香水的蝴蝶结之类。这模样加上变性时隆起的一对比女人还女人的乳房,比女人还女人的细腰,穿上少女时装深夜里独自四逛,饱狗也犯馋啊,何况那活蹦乱跳的后生。若是没人和他打照面,从身后看,怎么也是个让男人不得安宁的角色。

只有在心理上,龚苟才真算是个自由人。他才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怎么指责他,怎么侮辱他、欺负他、迫害他、殴打他、关押他。他总是像没感觉到这一切灾难似的我行我素,想怎么变就怎么变,想怎么乐就怎么乐。也是凭着这一点,他那被人无数次摧残的身心 and 满是伤痕疾病的身躯,不但安然度过了近八十年,还要在高龄续娶嫩妻。

龚苟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与一般人的区别就在于性别的变异。不过,这也是后半生的事了,要说他的出身,可以说是一般而又一般。





第二章

龚苟的父亲龚金贵原籍广东顺德，后来独自流落到贝州来给人当伙计。只因好赌，手头上有几个小钱就往沙街的赌馆跑，赌输了赌赢了都有出格行为，老板只能将他辞掉。为了活命，他不得不挤到樵家巷来搭个板皮屋，干起捞大水的冒险营生。

樵家巷是贝州城西门外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原先是西门通往河滩的石板路，在通往码头主道的左侧，沿着城墙下高低不平的地形歪歪扭扭地下到河滩去。大概当年修这条石板路是为了方便士兵到河滩去操练吧，因为下面那数里河滩上的草坪、沙场、卵石滩，本身就提供了良好的出操、摔跤、射箭场地。人们不时还能在河滩里拾到古兵器和盔甲什么的。后来大水的行当兴起，捞大水的人渐渐在石板路两旁搭起原木撑脚、板皮隔墙、杉皮盖顶的木楼。搭房子的人多了，樵家巷就自然成形。于是，有了一首贝州歌谣：“樵家巷，半里长，无砖无瓦无泥墙，多光棍，少姑娘，全部家当不够撑篙扛。”

樵家巷尽头的大河滩是天然的柴草木皮交易所，捞大水的人将在水中捞到的柴禾自高至低地在河滩上垒起一道道城墙似的柴垛，卖柴的规矩是从下往上卖，因为贝江河水是捉摸不透的，涨水的速度比跑马还快，不及时将低处的卖出，大水一来便又回到河里了。

樵家巷每年都要被大水淹，樵家巷的人都不怕大水淹，樵家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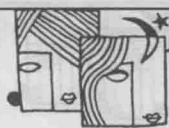
里的人都有自家的小船，平时停泊在河滩边，涨水时就系在自家的屋子柱梁上，随着水涨收短系船的绳索，等到大水涨到自家屋里时，小船也收到屋檐下了。樵家巷里住的都是穷人，没有多少东西要收拾的。他们等水再往上涨时，才不慌不忙地撑船出屋等着水涨船高。至于那木屋，让水泡泡也是件好事，不但能防止白蚁蛀咬，而且每次水退时，木板和柱头上总会附上一层河泥，浅黄浅黄的，像涂过一层无光漆。这对木楼是有好处的。

捞大水的人是盼望大水到来的，只有大水到来才会给他们带来好运，他们可以到河中去打捞从上游飘来的原木，将这些原木拖到近处的河滩、河湾里，等洪水退去，然后领着棺材铺老板来估价，遇上好年景能拖回几十条像样的木头。那么这一年就用不着讨木头木尾当柴卖，扯杉树皮当瓦卖，这比在街头摆个小烟摊还挣得多。不过这是拿命到洪水里博的营生，稍不留神让木头闯碎了船撞伤了手脚，你就是水性再好也得死，捞大水的人有去无回就像上战场有去难回一样正常。

春汛是全年捞大水最好的时节，头一年在上游砍伐下的木头大多要在头汛放下来。他们把砍下的木头滚到冲沟里，然后顺着冲沟集中在小河中，在小河里扎成小木排划到大河边，再组合成几丈宽半里长的大木排，在大木排上首尾搭上几间小屋，等到第二年洪水到来，他们就可以撑着木排浩浩荡荡下贝州、梧州、广州直至香港。这些大木排一般情况下不会失散，捞大水的人很难在它身上打主意。只有那些来不及组合集中成大木排的小木排和散落在山坡上沟壑底的木头，山洪一来全都被冲进江里。在山沟里，这些木头还有户有主，冲进江里谁有本事打捞就是谁的，这已经是千百年来不成文的规矩。捞大水的人不知道拾金不昧路不拾遗之类的词，只认定“拾得不算偷得”这个道理。

龚苟的母亲王玉英就是他父亲龚金贵在大水里拾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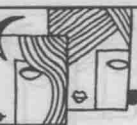
那一天，龚金贵撑着小船到上游三十里的江面等大水。这是这



个时节捞大水的人经常要等的,就像如今中途乘车人等候在站台上一样。大水一来他们就去抢洪峰,追木头,得了木头就往近处的岸边拖,将木头安置好又划船去追洪峰,动作快的把洪峰赶到贝州那宽阔的大河湾时,能有十个八个来回,也许就得了十条八条大原木,对于他们来说已是一笔可观的财产了。这天,龚金贵等来了一条油榨木。油榨木是他们对直径超过五尺的特大原木的叫法,这也许是榨油用木都得这般大才行的缘故吧。油榨木是捞大水人眼里的黄金,不但集材多出手快,而且价钱也特别高,有运气捞上一条油榨木,比捞上二十条行木都强。龚金贵看到油榨木眼睛便发绿了,拼命朝油榨木划去,小船好几次差点被擦船而过的散木打翻。他全顾不了这些,对那油榨木穷追不舍,大有不把它弄到手绝不罢休之势。

龚金贵在离油榨木三丈多远处就急匆匆地抛出了软钩。软钩是用棕绳连着,一头拴在船上一头拴着铁钩的捞大水专用工具。那木头身大皮厚,铁钩扎不进木里,滑脱了,等龚金贵再次收拾好软钩时,那油榨木已漂出半里多远。他奋力赶上油榨木,不再用软钩,直接将船贴到木头上,正要操钩篙向那木头砸去,那木头突然像活过来似的翘起木尾将他的小船打出两丈多远。这时他才看清那油榨木的另一头扎着一艘竹篷小船,随着木头一会沉入水中一会浮出水面,像一只巨大的河蚌紧紧地钳住一条大蛇尾巴。这条油榨木分明已经伤害过人命。这使龚金贵打了个寒战。他知道这样大的木头不好驾驭,弄不好会丢了性命。随之又转念一想,干这一行就是拼着命的,此时的命真不如到手的木头值钱。他猛划船桨,直到超过巨木一段距离后才猛地一下掉转船头,拾起钩篙,迸住气,狠狠地扎向巨木顶端。他成功了!钩篙那匕首一样锋利的钩头深深地扎进木端,那木头也老实多了。他在大木上砸下大马钉,用绳子将小船和木头系在一起,用小船顶着木头调整方向,引上那片大河滩。

龚金贵就在这时意外地打捞出王玉英。她被夹在船棚和巨木中间,随着木头一会沉到水里一会浮出水面,早已昏死过去的她已经



奄奄一息。她不知道同船的父母怎样葬身鱼腹，也不知道龚金贵怎样从水中救起她，怎样为她排干腹中的水。当她从昏迷中醒来时，龚金贵已经将她占有了，她是赤裸着躺在他身边的。对于龚金贵来说，她只不过像一条从水中捞起来的木头一样天经地义地属于他。他们不需要媒妁，不需要证婚人，不需要摆筵请客，一样能把龚苟制造出来。

对于王玉英来说，丈夫既是她的救命恩人同时也是强夺了她贞操的仇人。她本是个书香门第的小姐，自幼谙熟琴棋书画，特别是画。父亲特意将她送到名师案下，加之她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很快就画出一手令名师也哑舌的好画。对于她来说，梦想中的丈夫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命运捉弄人。清廷初倒，她父亲不愿意在乱世的城里久呆，带上她和母亲要回故里，谁知才出贝州城三十多里就遇上了洪峰，船躲闪不及一下被巨木撞上了，船家和她的父母落水不知死活，她则被龚金贵救起又强占为妻。面对着这一切，她本来是该认命的，不应该产生其他想法。可是龚金贵不是个本分人，让她实在受不了。

王玉英最害怕的是龚金贵手头有钱，偶尔弄得几个小钱他就坐不住了，非要到东门沙街赌馆里博运气。如果赢了钱，十天半个月不归家是常有的事，拉着鸡笼街的婊子花天酒地去。万一输了钱更不得了，他会像一条疯狗般狂躁地跑回来翻箱倒柜，将能换钱的东西全都拿走，比土匪抢劫还荡得干净，根本不管王玉英是否有隔夜粮。好在王玉英能描绣图，弄针线也能弄出几个钱来，要不早已饿死。

龚金贵的蛮横是不能干涉的，王玉英为此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拳脚交加骂爹骂妈是常事，王玉英最受不了的是他那种威胁和侮辱：“你这条命还是我从水里捞起来的，莫说我回来端点东西，等哪天老子心血来潮，拖你到妓院卖了，看你可怜巴巴的在街头拉男人才好。”龚金贵经常这么讲。



这是丈夫对妻子说的话吗？卖身为奴的丫头也比她有地位呀。王玉英知道，只要呆在龚金贵的身边，这样的灾难迟早会降临下来的。她等待着时机，要从他的牢笼中逃走，可一直等到龚苟降生还没有将这个时机等来。

王玉英有了孩子就用不着担心龚金贵赌输了钱将她卖掉，看着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可爱，新的担心又一天比一天多了。

新生的小龚苟粉嘟嘟胖敦敦的，圆头圆脸，圆身躯圆手脚，俯身看着像无数大大小小的圆圈在无规则地晃动。特别是那双大眼和小嘴，一天不同一天地散发出只有做母亲才能觉察的机灵劲。她预感到这孩子有着过人的智慧，只要得到良好的教育，肯定会成为一个人物，一定会光宗耀祖。王玉英真不愿想光宗耀祖这个词，她对龚家的祖宗一无所知，识一个龚金贵就使她害怕得要命了。如今她担心的是小龚苟会受到龚金贵的影响。本来龚金贵也是胆量过人脑瓜机灵的人，可这品行葬送了他。她担心的就是别让小龚苟也葬送在这种品行之中，为龚苟的成长，她要摆脱龚金贵的心情比什么都强烈。

终于来了机会。那天深夜，东门方向“噼噼叭叭”响起密集的枪声。东门是官家驻地，只要响枪就没有小事。从咸丰七年李文茂在东门建起大成王府以来，每隔三年五年就要发生一次兵乱，虽说如今已经是民国了，东门枪响的次数、激烈的程度比满清时期还要紧些。督署分府、县府、旧王府全在东门，贝州人都清楚，凡是东门枪响就不是小事。

城里的人拖家带口哭天叫地地涌出西门，往码头和河滩流去，争抢着渡船要到南岸去，他们要暂避在南岸观察形势的发展，以便及早搬回来。也有人雇船往上游去，上游是大山区，藏身的地方多，他们这样一避总得有好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龚金贵从醉酒的迷梦中被枪声和涌过门前小巷的嘈杂声惊醒。愣了一会，问早已醒来正奶着孩子的王玉英：“什么事？”

樵家巷的人不怕兵变就像不怕大水一般，大不了船只被征用。



现在趁机还能挣几个渡河钱，人们涌出来了，对于樵家巷的人来说，谁人坐朝廷他们也是捞大水住杉皮房的。邻居不惊王玉英也不惊，虽然自己早被吵醒了，也不敢叫醒龚金贵省得招他打骂，奶着孩子别让孩子吵就成。

“东门枪响，城里人要渡河！”王玉英简单地回答，不加任何评论。

“东门枪响，哈哈！”龚金贵一下从床上跳下，扯着衣裤往身上套，破铜锣般的嗓子里不但有笑声还十分兴奋：“操你娘的，这一天终于给老子盼来了。”

“他是不是发疯了？别人逃难，他居然绽开了平时的铁公鸡脸，反常地兴奋起来。”王玉英想。扭过头来问：“你要去哪里？”

“去哪里？去他娘的发横财罗，抢银库呗！”那话像是开玩笑又不像开玩笑。他穿好了衣服在板墙夹缝里掏着，不一会掏出一条黑呼呼的长枪，枪身缠着沉甸甸的子弹带，王玉英这下才感觉到龚金贵说的不是玩笑。

“城里乱，你不能去！”王玉英劝他说，也从床上爬起来，本能地封住门口。

“不乱老子去抢什么！”龚金贵撕下刚才兴奋的脸皮，用比平时还阴暗的表情说：“你懂不懂，十几年前陆亚发起事攻占贝州城收了库银一百万两呢，我早探明这些银子还在都署府的后库里，从黄竹巷进去只有一道不高的围墙，老子一翻墙就可以到银库，老子能放掉这种机会吗？”

王玉英急了。虽说两人不和，他毕竟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呀！见他执意要去，她急得跪着堵住门口边哭边求：“你不能去干那个事，我们不想富贵只求一家平安，你千万不能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丢下我娘俩……”

“叭”的一声脆响，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在王玉英的脸上，龚金贵狠狠地骂道：“封住你的臭嘴，老子还没出门就说霉话咒我，你知道



不知道，老子从今天开始不用再住樵家巷不用捞大水了，你这个倒霉的女人不要坏了我的好事，老子等这个日子盼这个日子有多久了你知不知道？”他边说边从墙缝中掏出捞大水的系绳软钩钢钎等家伙，看来确实是有所准备的。他回头看了一下，放缓语气说：“你带娃仔下河守船去，别让人把船拐跑了，老子保准没事的，东门枪响准是衙门打衙门，当兵的哪里还有心机守银库，要是真有几个卫兵，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说着推开王玉英出门往城里去了。

龚金贵一出门，王玉英回到床沿边穿衣服，准备按龚金贵的吩咐下河守船。可当她一看到床上的小龚苟，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新的念头：有船就有了脚，她可以带上儿子走到天涯海角呀！主意拿定，她匆匆忙忙地收拾了一些必备的行李，一手抱孩子，一手用撑篙挑起行李下河滩去。

河滩上逃难的人很多，正像龚金贵讲的那样，已经有人被偷了船，在河滩上骂咧咧的。她赶到自家停船的地方，见小船还在，才放下心来。她上了那艘曾经救起她的小船，马上要逃离的决心却动摇了。她一上船便涌来一群求渡的人，为了少添麻烦，她将船划到河心，在河中无目的地打圈圈，一直转到天亮枪声停止还下不了要走的决心。

天大亮了，逃过南岸的人又渐渐返回，远远看去，东门下的码头也有了很多人摆渡的，城里的不算太乱，她想，龚金贵也该回来了。她回到自己的小板房，房子冷清清的没有他回来的迹像。她逗着孩子，生火做饭等着龚金贵回来。她不希望龚金贵出事却也不肯为他祝福。

城里有人出来买柴了，她出门向人打听，来的人说，当铺、店铺倒有好几家被抢了，没听说银库被抢。王玉英心中一想：龚金贵的目标是银库，银库没被抢，龚金贵又不见回来，是不是真的出事了？这时，她竟为他担起心来。听说这次兵变死的人很多，都署府总长的老婆、孩子、媳妇和卫士都被杀了，当兵的以及来不及逃的夜市生意人

